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容齋隨筆 第十五卷（□九則）

張文潛哦蘇杜詩「溪回松風長，蒼鼠竄古瓦。不知何王殿，遺締絕壁下。陰房鬼火青，壞道哀湍瀉。萬籟真笙竽，秋色正蕭灑。美人為黃土，況乃粉黛假。當時侍金輿，故物獨石馬。憂來藉草坐，浩歌淚盈把。冉冉徵途間，誰是長年者？」此老杜《玉華宮詩》也。張文潛暮年在宛丘，何大圭方弱冠，往謁之，凡三日，見其吟哦此詩不絕口，大圭請其故。曰：「此章乃《風》、《雅》鼓吹，未易為子言。」大圭曰：「先生所賦，何必減此？」曰：「平生極力模寫，僅有一篇稍似之，然未可同日語。」遂誦其《離黃州詩》，偶同此韻，曰：「扁舟發孤城，揮手謝送者，山回地勢卷，天豁江面瀉。中流望赤壁，石腳插水下。昏昏煙霧嶺，歷歷漁樵舍。居夷實三載，鄰里通借假。別之豈無情，老淚為一灑。篙工起鳴鼓，輕櫓健於馬。聊為過江宿，寂寂樊山夜。」此其音響節奏，固似之矣，讀之可默喻也，又好誦東坡《梨花》絕句，所謂「梨花淡白柳深青，柳絮飛時花滿城，惆悵東欄一株雪，人生看得幾清明」者，每吟一過，必擊節賞歎不能已，文潛蓋有省於此云。任安田仁任安、田仁，皆漢武帝時能臣也，而《漢史》載其事甚略，稽先生曰：「兩人俱為衛將軍舍人，家監使養惡鬻馬。仁曰：『不知人哉家監也！』安曰：『將軍尚不知人，何乃家監也！』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。會賢大夫趙禹來，悉召舍人百餘人，以次問之，得田仁、任安，曰：『獨此兩人可耳，餘無可用者。』將軍上籍以聞。詔召此二人，帝遂用之。仁刺舉三河，時河南、河內太守皆杜周子弟，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，仁已刺三河，皆下吏誅死。」觀此事，可見武帝求才不遺微賤，得人之盛，誠非後世所及。然班史言：「霍去病既貴，衛青故人門下多去事之，唯任安不肯去。」又言：「衛將軍進言仁為郎中。」與褚先生所書為不同。《杜周傳》云：「兩子夾河為郡守，治皆酷暴。」亦不書其所終，皆闕文也。

杜延年杜欽《前漢書》稱：杜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，光持刑罰嚴，延年輔之以寬，論議持平，合和朝廷；杜欽在王鳳幕府，救解馮野王、王尊之罪過，當世善政，多出於欽。予謂光以侯史吳之事，一朝殺九卿三人，延年不能諫。王章言王鳳之過，天子感寤，欲退鳳，欽令鳳上疏謝罪。上不忍廢鳳，鳳欲遂退，欽說之而止。章死，眾庶冤之，欽復說鳳，以為：「天下不知章實有罪，而以為坐言事，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，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，不以言罪下。若此，則流言消釋矣。」鳳白行其策。夫新莽盜國，權與於鳳，鳳且退而復止，皆欽之謀。若欽者，蓋漢之賊也，而謂當世善政出其手，豈不繆哉？

范曄作史范曄在獄中，與諸甥姪書曰：「吾既造《後漢》，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，殆少可意者。班氏最有高名，既任情無例，不可甲乙，唯志可推耳。博瞻可不及之，整理未必愧也。吾雜傳論，皆有精意深旨。至於《循吏》以下及六夷諸序論，筆勢縱放，實天下之奇作。其中合者，往往不減《過秦篇》。嘗共比方班氏所作，非但不愧之而已。贊自是吾文之杰思，殆無一字空設，奇變不窮，同合異體，乃自不知所以稱之。此書行，故應有賞音者。自古體大而思精，未有此也。」曄之高自誇誦如此。至以謂過班固，固豈可過哉？曄所著序論，了無可取，列傳如鄧禹、竇融、馬援、班超、郭泰諸篇者，蓋亦有數也，人苦不自知，可發千載一笑。

唐詩人有名不顯者《溫公詩話》云：「唐之中葉，文章特盛，其姓名湮沒不傳於世者甚眾，如：河中府鶴雀樓有王之央、暢諸二詩。二人皆當時所不數，而後人擅詩名者，豈能及之哉！」予觀《少陵集》中所載韋迢、郭受詩，少陵酬答，至有「新詩錦不如」，「自得隋珠覺夜明」之語，則二人詩名可知矣，然非編之《杜集》，幾於無傳焉。又有嚴憚《惜花》一絕云：「春光冉冉歸何處，更向花前把一杯。盡日問花花不語，為誰零落為誰開？」前人多不知誰作，乃見於皮、陸《唱和集》中。大率唐人多工詩，雖小說戲劇，鬼物假托，莫不宛轉有思致，不必顯門名家而後可稱也。矣、暢諸，館本作浼、暢當。

蘇子由詩蘇子由《南窗詩》云：「京城三日雪，雪盡泥方深。閉門謝還往，不聞車馬音。西齋書帙亂，南窗朝日升。輾轉守牀榻，欲起復不能。開戶失瓊玉，滿階松竹陰。故人遠方來，疑我何苦心。疏拙自當爾，有酒聊共斟。」此其少年時所作也。東坡好書之，以為人間當有數百本，蓋閒淡簡遠得味外之味云。

呼君為爾汝東坡云：「凡人相與號呼者，貴之則曰公，賢之則曰君，自其下則爾汝之。雖王公之貴，天下貌畏而心不服，則進而君公，退而爾汝者多矣。」予謂此論特後世之俗如是爾，古之人心口一致，事從其真，雖君臣父子之間，出口而言，不復顧忌，觀《詩》、《書》所載可知矣。箕子陳《洪範》，對武王而汝之。《金縢》策祝，周公所以告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三世祖考也，而呼之曰爾三王，自稱曰予。至云：「爾之許我，我其以壁與媪，歸俟爾命，爾不許我，我乃屏壁與媪。」殆近乎相質責而邀索也。《天保》報上之詩，曰「天保定爾，俾爾戩谷」，《閔宮》頌君之詩，曰「俾爾熾而昌」，「俾爾昌而熾」，及《節南山》、《正月》、《板蕩》、《卷阿》、《既醉》、《瞻嘆》諸詩，皆呼王為爾。《大明》曰「上帝臨女」，指武王也。《民勞》曰「王欲玉女」，指厲王也。至或稱為小子，雖幽、厲之君，亦受之而不怒。嗚呼！三代之風俗，可復見乎？晉武公請命乎天子，其大夫賦《無衣》，所謂「不如子之衣」，亦指周王也。

世事不可料秦始皇並六國，一天下，東遊會稽，度浙江，攔關謂子孫帝王萬世之固，不知項籍已縱觀其旁，劉季起喟然之歎於咸陽矣。曹操芟夷群雄，遂定海內，身為漢相，日夜窺伺龜鼎，不知司馬懿已入幕府矣。梁武帝殺東昏侯，覆齊祚，而侯景以是年生於漠北。唐太宗殺建成、元吉，遂登天位，而武後已生於並州。宣宗之世，無故而復河、隴，戎狄既衰，藩鎮順命，而朱溫生矣。是豈智力謀慮所可為哉？

蔡君謨帖語韓獻肅公守成都時，蔡君謨與之書曰：「襄啟：歲行甫新，魯鈍之資，日益衰老。雖勉就職務，其於精力不堪勞苦。念君之生，相距旬日，如聞年來補治有方，當愈強健，果如何哉？襄於京居，尚留少時，仁君還軫，伸眉一笑，傾懷之極。今因樊都官西行，奉書問動靜，不一一。襄上子華端明閣下。」此帖語簡而情厚，初無寒溫之間，寢食之祝，講德之佞也。今風俗日以偷薄，士大夫之獯浮者，於尺牘之間，益出新巧，習貫自然，雖有先達篤實之賢，亦不敢自拔以速嘲罵。每治書多至□數紙，必係銜，相與之際，悉忘其真，言語不情，誠意掃地。相呼不以字，而云某丈，僭紊官稱，無復差等，觀此其少愧乎！憶二紀之前，予在館中，見曾監吉甫與人書，獨不作笱子，且以字呼同舍，同舍因相約云：「曾公前輩可尊，是宜曰丈，餘人自今各以字行，其過誤者罰一直。」行之幾月，從官郎省，欣然皆欲一變，而有欲敗此議者，載酒飲同舍，乞仍舊。於是從約皆解，遂不可復革，可為一歎。

孔氏野史世傳孔毅甫《野史》一卷，凡四□事，予得其書於清江劉靖之所，載趙清獻為青城宰，擊散樂妓以歸，為邑尉追還，大慟且怒，又因與妻忿爭，由此惑志。文潞公守太原，辟司馬溫公為通判，夫人生日，溫公獻小詞，為都漕唐子方峻責。歐陽永叔、謝希深、田元均、尹師魯在河南，攜官妓游龍門，半月不返，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，亦不答。范文正與京東人石曼卿、劉潛之類相結以取名，服中上萬言書，甚非言不文之義。蘇子瞻被命作《儲祥宮記》，大貂陳衍乾當宮事，得旨置酒與蘇高會，蘇陰使人發，御史董敦逸即有章疏，遂墮計中。又云子瞻四六表章不成文字。其他如潞公、范忠宣、呂汲公、吳衝卿、傅獻簡諸公，皆不免譏議。予謂決非毅甫所作，蓋魏泰《碧雲駝》之流耳。溫公自用龐穎公辟，不與潞公、子方同時，其謬妄不待攻也。靖之乃原甫曾孫，佳士也，而跋是書云：「孔氏兄弟曾大父行也，思其人欲聞其言久矣，故錄而藏之。」汪聖錫亦書其後，但記上官彥衡一事，豈弗深考云。有若《史記·有若傳》云：「孔子沒，弟子以若狀似孔子，立以為師。他日，進問曰：『昔夫子當行，使弟子持兩具，已而果兩。弟子問何以知之，夫子曰，《詩》不云乎？月離於畢，俾滄滄矣。昨暮月不宿畢乎？他日，月宿畢，競不兩。商瞿年長無子，孔子曰瞿年四□後當有五丈夫子。已而果然。敢問何以知此？』有若無以應。弟子起曰：『有子避之，此非子之座也！』」予謂此兩事殆近於星曆卜祝之學，何足以為聖人，而謂孔子言之乎？有若不能知，何所加損，而弟子遽以是斥退之乎？孟

子稱「子夏、子張、子游，以若似聖人，欲以所事孔子事之，曾子不可」，但言「江、漢秋陽不可尚」而已，未嘗深低也。《論語》記諸善言，以有子之言為第二章，在曾子之前；使有避坐之事，弟子肯如是哉？《檀弓》載有子聞曾子「喪欲速貧，死欲速朽」兩語，以為「非君子之言」，又以為「夫子有為言之」。子游曰：「甚哉！有子之言似夫子也。」則其為門弟子所敬久矣，太史公之書，於是為失矣。且門人所傳者道也，豈應以狀貌之似而師之邪？世所圖《七□二賢畫像》，其畫有若遂與孔子略等，此又可笑也。

張天覺為人張天覺為人賢否，士大夫或不詳知。方大觀、政和間，時名甚著，多以忠直許之。蓋其作相適承蔡京之後，京弄國為奸，天下共疾，小變其政，便足以致譽，飢者易為食，故蒙賢者之名，靖康初政，遂與司馬公、范文正同被褒典。予以其實考之，彼直奸人之雄爾。其外孫何麒作家傳云：「為熙寧御史，則逐於熙寧；為元祐廷臣，則逐於元祐；為紹聖諫官，則逐於紹聖；為崇寧大臣，則逐於崇寧；為大觀宰相，則逐於政和。」其跡是矣，而實不然。為御史時，以斷獄失當，為密院所治，遂摭博州事以報之，三樞密皆乞去，故坐貶。為諫官時，首攻內侍陳衍以搖宣仁，至比之於呂、武；乞追奪司馬公、呂申公贈諡，僕碑毀樓；論文潞公背負國恩，呂汲公動搖先烈；辯呂惠卿、蔡確無罪。後以交通穎昌富民蓋漸故，又貶。元符末，除中書舍人，謝表歷詆元祐諸賢，云：「當元祐之八九年，擢黨人之二□輩。」及在相位，乃以與郭天信交結而去耳。平生言行如此，而得美譽，則以蔡京不相能之故。然皆章子厚門下客，其始非不同也。京拜相之詞，天覺所作，是以得執政云。為文論事為文論事，當反覆致志，救首救尾，則事詞章著，覽者可以立決。陳湯斬鄧支而功未錄，劉向上疏論之，首言：「周方叔、吉甫誅獵狃。」次言：「齊桓公有滅項之罪，君子以功覆過。李廣利靡億萬之費，捐五萬之師，虞獲宛王之首，孝武不錄其過，封為列侯。」末言：「常惠隨欲擊之烏孫，鄭吉迎自來之日逐，皆裂土受爵。」然後極言：「今康居國強於大宛，鄧支之號，重於宛王，殺使者罪甚於留馬，而不煩漢士，不費門糧，比於貳師，功德百之。」又曰：「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、吉甫，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、貳師，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、長羅，而大功未著，小惡數布，臣竊痛之！」於是天子乃下詔議封。蓋其一疏抑揚援證，明白如此，故以丞相匡衡、中書石顯，出力沮害，竟不能奪。不然，衡、顯之議，豈區區一故九卿所能亢哉？連昌宮詞元微之、白樂天，在唐元和、長慶間齊名。其賦詠天寶時事，《連昌宮詞》、《長恨歌》皆膾炙人口，使讀之者情性蕩搖，如身生其時，親見其事，殆未易以優劣論也。然《長恨歌》不過述明皇追憶貴妃始末，無他激揚，不若《連昌詞》有監戒規諷之意，如云：「姚崇、宋璟作相公，勸諫上皇言語切。長官清貧太守好，揀選皆言由相至。開元之末姚、宋死，朝廷漸漸由妃子。祿山宮裡養作兒，虢國門前鬧如市。弄權宰相不記名，依稀憶得楊與李。廟謨顛倒四海搖，五□年來作瘡痍。」其末章及官軍討淮西，乞「廟謨休用兵」之語，蓋元和□一、二年間所作，殊得風人之旨，非《長恨》比云。二士共談《維摩詰經》言，文殊從佛所將詣維摩丈室問疾，菩薩隨之者以萬億計，曰：「二士共談，必說妙法。」予觀杜少陵寄李太白詩云：「何時一尊酒，重與細論文。」使二公真踐此言，時得灑掃撰杖履於其側；所謂不二法門，不傳之妙，啟聰擊蒙，出膚寸之澤以潤千里者，可勝道哉！

張子韶祭文先公自嶺外徙宜春，沒於保昌，道出南安，時猶未聞檜相之死。張子韶先生來致祭，其文但云：「維某年月日具官某，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，嗚呼哀哉，伏惟尚饗！」其情旨哀槍，乃過於詞，前人未有此格也。京師老吏京師盛時，諸司老吏，類多識事體，習典故。翰苑有孔目吏，每學士制草出，必據案細讀，疑誤輒告。劉嗣明嘗作《皇子剃胎髮文》，用克長克君之語，吏持以請，嗣明曰：「此言堪為長堪為君，真善頌也。」吏拱手曰：「內中讀文書不如是，最以語忌為嫌，既克長又克君。殆不可用也。」嗣明悚然亟易之。靖康歲都城受圍，禦敵器甲刑弊。或言太常寺有舊祭服數□，閒無所用，可以藉甲。少卿劉珣即具薰欲獻於朝，以付書史。史作字楷而敏，平常無錯誤，珣將上馬，立俟之，既至，而結銜脫兩字。趣使更寫，至於三，其誤如初。珣怒責之，逡巡謝曰：「非敢誤也，某小人竊妄有管見，在《禮》，『祭服敝則焚之』。今國家迫急，誠不宜以常日論，然容台之職，唯當秉禮。少卿固體國，不若俟朝廷來索則納之，賢於先自背禮而有獻也。」珣愧歎而止，後每為人言，嘉賞其意。今之胥徒，雖公府右職，省寺掌故，但能鼓扇猥浮，願賂謝為業，簿書期會之間，乃漫不之曉，求如彼二人，豈可得哉！曹操唐莊宗曹操在兗州，引兵東擊陶謙於徐，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兗牧，郡縣皆叛，賴程昱、荀彧之力，全東阿、鄆、范三城以待操。操還，執昱手曰：「微子之力，吾無所歸矣。」表為東平相。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，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。城中無備，幾陷者數四，賴安金全帥子弟擊卻之於內，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，晉陽獲全。而莊宗以策非己出，金全等賞皆不行。操終有天下，莊宗雖能滅梁，旋踵覆亡，考其行事，概可睹矣。

雲中守魏尚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所記馮唐救魏尚事，其始云：「魏尚為雲中守，與匈奴戰，上功幕府，一言不相應，文吏以法繩之，其賞不行。臣以為陛下賞太輕，罰太重。」而又申言之云：「且云中守魏尚，坐上功首虜差六級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罰作之。」重言雲中守及姓名，而文勢益遒健有力，今人無此筆也。